

人在他乡

The story in alien land

彭建林 彭莹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人在他乡

The story in alien land

彭建林 彭莹◎著

在通往人生目标的途中，难免身处逆境，品尝苦涩，甚至孤独地面对人生。唯有百折不挠的勇者，方能经受考验，闯过难关，欣赏到山那边的美丽风景。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人在他乡 / 彭建林等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513-0241-8

I. ①人…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6170号

人在他乡

- 作 者** 彭建林 彭莹
责任编辑 周瑄璞 耿英
封面设计 陕西富卡乐公司
版式设计 赵龙飞
-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力顺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x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241-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自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沿海特区的迅猛发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深圳，由一个小小的渔村，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它所展示出的神话般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地刺激了内地人的神经。人们在惊愕赞叹之余，也欣喜地看到了希望，像是在漫长的黑夜，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拥向沿海地区的热潮。许多人兴奋不已，坐上火车纷纷南下，拥向沿海的经济特区，试图在这里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立身之地和发展空间，从此摆脱贫困，过上现代化的幸福生活。但是，这种冲动是盲目的，很多人不清楚特区需要的是什麼，也不清楚自己来这里能做什么。回顾一下当时海南建省时的情景，其中滋味至今耐人寻味。

1988年的一天，整个海口市沸腾了起来，大街上张灯结彩，鞭炮声此起彼伏，许多人手里拿着《海南日报》印发的套红号外，上面清晰印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决议：海南建省。也就是说，海南岛即将从广东省划分出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

伴随着令人振奋的消息，孤悬琼州海峡对面的海南岛一下子成为了全中国的聚焦点，各个年龄、各种职业、怀着各种愿望与期待的人们成群结队、纷至沓来。最热闹的首数位于雷州半岛的海安码头，每天从早到晚，琼州海峡的每条渡船都挤得满满当当，尽管码头售票处挂出“票已售完”，可密集攒动的人头仍在不甘心地拥挤、叫骂、发牢骚……在芸芸众生的观念中，大陆代表着落后，代表着旧时代；而沿海地区，则代表着新希望，新天地，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就像当年热血青年投奔延安、投奔革命一样，人们怀着激情、载负梦想，纷纷投奔海南而来。

昔日宁静的海口市人口一下子膨胀起来，大大小小宾馆、酒店、招待所全部爆棚、满大街来回穿梭的出租车没有一辆空载。东湖边指定张贴“求职”、“招聘”广告牌专栏墙前，挤满了熙熙攘攘求职的人头，在海南行政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接待室里，90页一本的来访登记本，同时放着数本，不几天就登记完毕。这就是当年号称“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真实情景。

故事中的主人翁林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南下广东的。在开往广东的火车上，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骚动而热烈的气氛，车厢里被各色人群挤得满满当当，他站在一旁，吃惊地注视着这一切，心里还有些激动，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身上的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了，他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可能赶上了一个历史上的非常时期，眼前的景象，让他想起了少年时代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大浪淘沙》，

它描述的是北伐战争时期，一个动荡的岁月，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给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希望和恐惧交替，机会和灾难并存。面对现实，何去何从，每个人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他庆幸赶上了这次“大潮”，并为自己勇敢地投入其中而感到自豪，感觉像一个和平年代的“革命者”，激情澎湃，为了心中的理想，甘愿丢掉“铁饭碗”，吃苦冒险在所不惜。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遐想，满怀激情地准备去大干一场。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广东的天地并不是他想象的那般美好，在广东，他经历了找上工作的喜悦，也品尝到了失业的痛苦。他进入到了外资厂，在那里，他看到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高效率。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厂里残酷的一面：经常加班加点，超八小时工作，这里像是情感的沙漠，缺少人性的关怀。厂里的工头，或者管理者，对待员工，像是对待奴隶，没有人情可言。对于工厂来说，工人只是创造产品的工具，只是为了高效率地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创造利润。至于工人的情感和诉求，那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内地不断地有人拥向广东，广东是不缺劳动力的，厂里自然有恃无恐，你认为不满意吗？那你完全可以走人嘛，反正人有的是，你走了，我可以再招。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林健一度犹豫了，在留下还是回去的抉择中，他痛苦地整晚上睡不着觉，眼睁睁地望着窗外，一直到东方发白。

虽然他经历了痛苦的反复过程，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广东打拼，当他意识到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之后，他将妻子沈慧颖和儿子接到

了广东，准备打持久战。然而，命运再次地捉弄了他，一次次地寻找工作，又一次次地被炒鱿鱼，不断失业的现实，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

故事跌宕起伏，命运多变，妻子沈慧颖，跟着他品尝了找上工作的快乐，也经历了工作朝不保夕的痛苦折磨，感觉像是身在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情节，坐上了杜丘的小飞机，一会直冲蓝天，让人欣喜不已，转眼间，飞机掉头向下，摇摇欲坠，不由得惊恐万分，不知所措。

林健和沈慧颖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曾经以为自己算是个人才，可是，在广东却找不到用武之地，甚至无法生存下去。经过痛苦的思考，反复地思想斗争，最终他们做出了决定，离开广东，回内地创业，于是，买好了火车票，踏上了返乡的归途。

从闯广东这件事本身来说，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失败的，就像当年“十万人才过海峡”的事件一样，像潮水般地涌了过去，又像潮水般地退了回来。因为海南岛当时根本无法安置下如此众多的人，退回来是必然结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出行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故事叙述的不仅是主人翁个人的事情，他代表了当时一大批人的经历。从他们身上，可以寻找到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

在广东，遍地都是私营工厂，老板成了时代的英雄，成了人们茶

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林健到了广东，听说了一句话，叫做“打工不出头”。这简单的一句话，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触动，在此之前，他只是想着学好一门技术，掌握一门外语，然后去寻找用人单位，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长。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创业当老板，广东的耳濡目染，让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自己做老板，当这一念头冒出的时候，像是醍醐灌顶，让他有了新的想法和思路。事实上，内地的许多的私营企业老板，当年都有过南下沿海地区的经历。在特区成立的几十年当中，不断地有人南下，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内地，沿海地区像是一个庞大的培训基地，不断地培训着大量的人才，将新技术，新思想，新理念传向全国各地。在当时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特区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是由于特区的存在，整个中国才完成了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为今日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一些成功人士而言，也许，正是当年在广东的耳濡目染，思想的潜移默化，才奠定了这些人日后成功的基础。

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人们奋斗的艰难历程，以及思想转变的曲折过程。当人们从旧的传统体制走出来时候，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这里不再有大锅饭，生存也成了问题。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了依赖，生活虽然不宽裕，却衣食无忧。突然有一天，将你扔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没有任何保障，一切要靠自己，如果找不到工作，连饭都吃不上，你会有饿死的危险。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它带给人们心理的压

力是巨大的，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没了方向；像是断了奶的孩子，失去了对母亲的依赖。这种痛苦是巨大的，然而，这是一个不能跨越，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同时，它也是日后想要取得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目录

第一章	南下广东	1
第二章	青海之恋	35
第三章	异地重逢	67
第四章	断了线的风筝	95
第五章	“大部队到了”	125
第六章	“情人”的梦想	149
第七章	老板梦	187
第八章	面临失业	213
第九章	“二奶”村	249
第十章	再次失业	275
第十一章	卖汤圆	309
第十二章	返回西安	337

第一章 南下广东



林健喜欢坐火车，它常常意味着生活的变化。而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在他的预感当中，这是一次期待已久而非同寻常的出行，列车将载着他驶向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地方，一个听到了许多传闻而又从未去过的地方。

1988年冬季，青海的十一月份，寒风凛冽，到处是一片肃杀的灰黄。

一大早，林健背上早已准备好的挎包，走出了小屋，转身与跟在身后的妻子沈慧颖告别。慧颖怀里抱着两岁多的儿子，他扑闪着两只大大的眼睛，注视着林健，并不清楚将要发生的离别对他意味着什么。踌躇满志的林健走了，留下慧颖抱着儿子站在那里，一直望着林健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心里默默地祝福他能有一个好运。

人们常说：三十而立，而林健到了这个年龄却心里一片茫然。他不知道古人讲的这个“立”的确切含义，但以通俗的理解，至少是事业有成吧？可是他到了这个年龄，还在寻找事业的方向，想想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

林健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非常欣赏晋代诗人陶渊明的铮铮傲骨，宁愿悠然于南山下，享受田园风光，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因此，他对于当初放弃厂部秘书工作，而选择去了学校没有丝毫的后悔。然而，当改革的大潮来临，当社会上出现了“万元户”

以及有人出国深造的消息，使得他的心情再也无法恢复到往日的平静。他发现自己变得易于激动，常常莫名其妙地愤愤不平。他清楚地记得，当听到张志强在广东找上了工作，并分了一套房子时，内心所受到的强烈震撼，三室一厅，在青海属于厅局级领导的待遇，普通老百姓奋斗一辈子未必住得上，他觉得应该为朋友的成功感到高兴，内心却有一种金子被别人捡去的嫉妒。

林健来到大通县汽车站，坐上了开往西宁的公共汽车。

到了西宁火车站，林健走下汽车，在广场中央的雕塑下面，见到了正在左顾右盼的黄逸飞。他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留着带点波浪的发型，挎着一只旅行包，举止潇洒，完全是一副新潮青年的做派。相形之下，林健显得有点土，一边倒的传统发型，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制服，穿在略显单薄的身上。因为瘦的原因，颧骨显得有些高，一双深邃的眼睛，里面写着淡淡的忧郁。

“你打算去相亲？干吗收拾成这副样子？”林健打趣地问道。

“这有什么？不过是把头发吹了吹。你怎么才来？我等你都好半天了，赶快走吧。”

俩人匆忙地走进火车站，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林健喜欢坐火车，它常常意味着生活的变化。而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在他的预感当中，这是一次期待已久而非同寻常的出行，列车将载着他驶向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地方，一个听到了许多传闻而又从未去过的地方。他不知道能否找上工作，能否像张志强那样幸

运，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但为了摆脱平庸的生活，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凭着当年下乡当过知青的经历，他充满自信地认为，前程虽有险阻，但最终必将克服困难，踏上人生的坦途。

在青海至西安的旅途中，车厢里面空荡荡的，林健与黄逸飞各自占据了一个长座椅，舒舒服服地躺着。不知为什么，林健有一种偏见，认为长相漂亮的人往往缺少忠厚。黄逸飞在厂里有美男子之称，举止中常常带有高傲的成分。因此，林健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现在，因为相同的理想和追求走在了一起，林健不由地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愿望。

“逸飞，让我看看你的手。”

“干什么？”

“我看看你的手型。”

“你会看手相？”

“不，我不会看手相，我只是看看你属于哪一类人。”

“能从手上看出来吗？”

“能。”林健肯定地回答。

“好吧。”黄逸飞将手伸到了林健面前。

林健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发现，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手指都是属于细瘦型的，甚至从农村考上来的也不例外。

果然，一只细瘦型的手。

“你的家庭出身？”

“干部。”

“祖父呢？”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有一种感觉，你所出身的家庭，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你一定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

“何以见得？”

“从你的手相，还因为你的长相。”

“长相？这跟长相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

“你先别问为什么，先回答我，我说的对不对？”

“算你说对了，我爷爷是资本家。”黄逸飞脸上露出了笑容。

林健心里有一丝得意，因为他又一次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黄逸飞躺在那里若有所思，也许林健的猜测唤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他被称为美男子倒是名副其实，皮肤白皙，一双漂亮的眼睛，配一只俊俏的鼻子，举止飘逸，有一种贵族后裔的气派。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待了一会，逸飞饶有兴致地问道。

“说穿了其实很简单，”林健说道，“细瘦型的手说明你的上辈属于脑力劳动者，而你的长相显示了家庭的富裕程度。”

“长相与贫富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想想，一个贫困家庭的儿子能娶上漂亮的媳妇吗？如果娶一个长相平平，甚至丑妻，你能指望她为你生出漂亮的孩子吗？”

“这倒也是。”逸飞同意地点点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已经不那么吃香了。林健的大学同学中，许多都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如今，活跃在商界，成为新一代贵族的，大多数也是这些家庭的后代。说不清是巧合，还是血统基因在作怪。

列车在有节奏的声响中向前奔驰着，窗外的田野从视线中展开，雾气笼罩着大地，一片苍凉隆冬的景象。

林健想起了自己的祖父，他出身于山西农村一户富裕的人家，十六岁离家，下天津，从银行学徒做起，风风雨雨几十年，走南闯北，最终在西安创下了一份厚实的家业。林健记得小的时候，自家的独门独户的庭院中，栽有夹竹桃、玫瑰花和石榴树，花开的时候，满院子红花绿叶，香气扑鼻，景色煞是迷人。也许，因为身上有着祖父的血液，也许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尤其是恢复了高考，首批考上了大学之后，更使得自信心大增，他对未来总是怀着一种朦胧的希冀，相信在自己的一生中，必定要做出一番事业，尽管这事业究竟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西安火车站，站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旅客及送行的人们，手拎肩扛着大包小裹，匆匆忙忙地奔向列车。

林健和黄逸飞跟随人群走进车站，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

一进车厢，扑面而来的喧闹气氛让林健吃了一惊，与青海至西安火车上空荡荡的情景相比，这里人满为患，喧闹嘈杂，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车厢里挤满了刚上来的旅客，有人站在座位上往行李架上放东西；有人头上冒着汗，肩上挎着包，一手拎东西，另一只手捏着张车票，费力地拥挤在人头攒动的狭窄走道上，东张西望地寻找着自己的座位。

经过一番费力地推搡，林健和逸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车厢里空气闷热，加上刚才上车时的用力，俩人身上都出汗了，于是，解开了上衣的纽扣，打开了车上的窗户，一阵微风吹了进来，顿时有了凉爽的感觉。

逸飞靠窗口坐着，两眼望着窗外，看上去若有所思。站台上仍有不少旅客匆匆地奔走着，买小食品的售货员推着小车，来来往往，向窗口吆喝着，招揽生意。

坐在逸飞对面是一个小伙子，正与窗外送行的人道别。

“记住，到了那边，一定替我联系一下。”

“嗯，嗯。”车上的小伙子答应着，他宽宽的肩膀，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短发平头，目光沉稳，态度有礼，像是部队部队的子弟，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正在写毕业论文，不过我得提前做好准备，找一个好单位，作为老同学，你回到珠海，一定帮我想点办法。”